

I247.7
894

起子和他的五幕梦

陈村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1949-2009
共和国作家文库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起子和他的五幕梦/陈村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
2009. 10

(共和国作家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58 - 7

I. 起… II. 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56111 号

起子和他的五幕梦

作 者: 陈 村

责任编辑: 王 忻 周 茹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 zuojia. net. cn

http://www. zuojia. net. cn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27 千

印张: 21. 75

版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058 - 7

定价: 24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共和国作家文库

总策划 / 李 冰 何建明

终 审 / 侯秀芬 张水舟

统 筹 / 张亚丽

监 印 / 杨 全

出版说明

中国巨轮，乘风破浪，高歌猛进，短短六十载，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伟大奇迹。中国文学，风起云涌，蒸蒸日上，流派异彩纷呈，名家力作迭出，同样令世人瞩目。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，我社启动“共和国作家文库”大型文学工程，力图囊括当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，以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和文学价值观上的人民立场，展示东方文明古国的和平崛起、历史进程、社会变迁与现实图画，表现中华民族的艰辛求索、勇敢实践、创新思想及生存智慧。这套文库，既是欣欣向荣的中国文学事业的一个缩影，也是生机勃勃的转型期中国出版界的一件盛事，其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，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示出来。我们同时相信，中国的文学事业将伴着蒸蒸日上的伟大祖国更加繁荣、更加绚丽。衷心感谢中宣部有关部门、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广大作家、文学评论专家给予本文库的大力支持。

作家出版社

目录

中篇

少男少女，一共七个 /3

美女岛 /54

最后一个残疾人 /124

短篇

两代人 /163

书 /185

蓝旗 /197

三个人的家庭 /226

老宅 /247

回忆 /253

起子和他的五幕梦 /262

上街走走 /285

布熊 /301

裙枪 /311

中篇

少男少女，一共七个

1

我们几个落到这种地步，谁能想得到呢？我们是在交报名时结识的，队还排得老长呢。我要是有能耐，也去开个“高复班”或“预科”什么的，赚钱是不会少的。报名费一人一元，一张广告就能逛来几千几万人，还怕挨不上号呢。早早赶到这乡下地方，为了把一元钱和两张派司照脱手，急得什么似的。收钱的那小子还装出不爱钱的样子，磨磨蹭蹭的，半天才办完一个。

当然啦，要是他办得飞快，我们也不会认识了。我是说，至少不会这么快就认识。等交了钱，领来一张叫什么“准考证”的东西，我们已经是朋友啦。我觉得，这种朋友比爸爸硬要塞给你的什么“朋友”强多了。爸爸推荐的朋友多半像被阉过似的。你懂什么叫“阉了”吗？要是不懂，看看他们就知道了。当然，我指的不是那种动作，是神态、气质。瞧那捧着书的酸样。绝啦！

老实说，我们朋友几个没有一个爱捧书的。其实，读不读他妈的大学算什么呢！可是，既然父母眼巴巴地瞅着你，寝食不安，那你最好还是装出也有点爱读书的模样。就好像大学是个丑姑娘，虽然丑，毕竟还是姑娘嘛。只要你做做样子，当父母的总会信的。不信，他们还能怎样呢？

报完名，我们在校园里遛了遛。到底是大学，真他妈的气派，粗粗转一圈，跑得腿酸。大学生们一个个矜持地抬着他们的下巴，看了真想给他一拳。当然，只是想想而已，那么多下巴，我能揍得过来吗？

其实，我也能进去的，我的意思是说抬着下巴走在校园里。人人都说我是名牌大学的待取生。名牌大学很多，而我只有一个，那时，我在考虑究竟照顾哪所大学才是。按我的心思，我很想到北京去住上四年的。别看那里吃得不怎么样，玩的地方可是多多的，对我来说，有什么比玩更要紧的呢？可惜这时冒出一个，一个姑娘。姑娘要么不出来，出来总是在这种节骨眼上。换句话说，在这种节骨眼上出来的总是姑娘。她找来，说是借本《高考复习指南》一类的王八蛋书，我也巴不得借给她。她手里拿着书，出门时说了一句要命的话：

“考大学有什么意思？我才不想。没出息的才上大学。”

说完，她对我做了个媚眼，走了。

对啦，我正是不愿被人看作没出息的年纪，特别不愿被姑娘们。虽然她和我仅仅是一个媚眼的关系，我还是立即改了主意，决心不考了。

考场上的气氛其实不算紧张。我既然决心不上他妈的大学，为什么还要白白紧张呢？要是我没有把那些题目做对又划去的话，此刻，我一定也在大学里昂起下巴。或者，攀上长城，假充好汉，把手挥了又挥，为的是一张难看得要死的照片。我会把它印上许多，寄给我的老师同学，让他们指着胸前那一小块仿佛校徽模样的玩艺儿评论去吧。我的全部价值就在这块校徽，没人会注意我的脸，我知道。

但是，这一切只是无聊透顶的梦了。为了取得一个复习班的名额，我得站在太阳下，让汗水像瀑布一般淌下。我很想甩手滚走，但一想到父母那眼巴巴的可怜模样，居然也于心不忍了。连自己都不知道，我还是个孝子呢。

我们在校园里闲逛。

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，虽然没什么名声。可我从来记不住人名，我就叫他们阿克发，柯达和富士，这很容易记。至于我自己，则是三菱。在摄影材料中，三菱属于第三世界，用来自称，多少有点谦逊的意思吧。

我已记不清那天到底谈了点什么。记这种话既费事又无聊，叫人心烦。不过，有一点我倒是记下了，就是富士提议的，我们最好住出

来，住到学校边上。

俗话说，一个好主意顶得上一听啤酒。这主意太合我心思了。不用说，阿克发和柯达也立即同意。对咱们这号人来说，有什么比逃出父母的视野更舒心的事儿？被人喂了整整十九年，就快二十的人了，还冷不防会被问一句：“耳朵洗干净没有？”天哪，我宁可不要耳朵，哪怕它长得再出色。该自己喂喂自己啦。

“哪来的房子呢？”阿克发提出了质疑。

阿克发真是死心眼，校门外的公路两边，不是呆立着许多房子么。房子归乡下人所有，因盼着拆迁，多半已很不中看。我们既然不用它当新房，将就着也能混个一年。到明年夏天，要是还考不上大学，干脆统统自杀算了，说不定能在晚报的角上来段花边新闻呢：

四青年集体轻生 老父母跌足叫苦

就是这样的两句，下面添上五六行小字，就把咱们四个给打发了。说实在的，咱们也就值这些。不过，俗话说，好死不如赖活，说真的，不如就这样活活算了。

和我认识的那些小子没一个不知道，我爱讲点“俗话说”一类的蠢话。其实我并不知道俗语是怎么说的。我喜欢“俗话说”这三个字，它听起来亲切，有说服力，有群众基础，一旦出口，很少有人反驳。于是，我愈发喜欢说它。

等到我们互留地址和电话号码时，已经快黄昏了。这儿得多说几句，我是说，我们留的是传呼电话，而富士则是私人电话。我很好奇，很想知道这电话的由来，不过我没问，问了就成乡巴佬啦。我看得出，他正眼巴巴地等我们问哪。就因为一个电话的传呼与否，富士似乎非常自然地成了我们的头，就像真的富士（胶卷）独占了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会一样。

黄昏真的来临了。太阳眨巴了几下，歇着去了。太阳晒暖的风依然吹着，吹起一阵尘土，吹起几丝烦闷。通向市区的公路上，汽车和自行车扭摆起来啦。

一般地说，我总是按时回家。也就是说，当我跨进家门，饭桌上差不多已放上了碗筷。这活儿通常由我妹妹包了。依我看，她真不该有什么怨言。她要是不服的话，尽可以到街头去读那些“只生一个好”之类的红彤彤的标语。读过之后就不会再抱怨了。我说她是沾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光，那一阵，多少不想再生孩子的父母一糊涂就又生了。所以，我觉得她应当知足。

其实，我在家并不蛮横。那种要吃好穿好甚至漫天讨零花钱的事，在我是不屑一试的。我对物质比较迟钝。说真的，父母也待我不薄，我犯得上在这上闹别扭吗？我说过，我是孝子，我也知道那句俗话：没出息才当孝子。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

我觉得，有个妹妹也真不错。倒不是说我想要耍当哥的威风，或弄脏几个碗让她洗洗。威风确实多少耍过一点，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有个妹妹，父母的关心至少有一半转移了，这不是件天大的好事么？小时候，我不明这个理，有几次甚至还表现出醋醋的意思，真叫丢人。现在不了，现在巴不得少点关心。我发觉，凡是父母都有一种“关心欲”，那劲儿一上来你就别想活了。我也顶撞过许多回，惹得他们更关心不止。后来，我学乖了，每逢关心一来，连忙垂下头去，默数着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”一般说来，数到五十左右差不多可以结束了，很少有例外。

每当我推门走进房间的时候，照例会忘了在垫子上擦擦鞋。妈妈海人不倦地指出过多次，我总没能记住。我已经忘了擦鞋这一动作是哪年开始的，幸亏还没到脱鞋进屋的地步。我生平最讨厌的是日本人，而日本人最糟的也就是脱鞋这一节了。小日本小日本的，谁都知道，明明矮了，穿高跟鞋踩高跷还惟恐不及，偏偏又脱了鞋，那模样能好吗？反正，我不擦鞋底也进屋了，这是原则问题，不能让步。我在原则性问题上从不让步。否则今天擦鞋，明天擦脚，后天擦屁股

的，忙得过来么？

进屋后的第一件事是来杯凉水败败火，无论春夏秋冬都这样。我这人火气大，不喝杯凉水活不下去。喝完后，一抹嘴，叫爹叫妈的，但不叫妹妹。我有点势利，该她先叫我，我没理由拍她的马屁。

“回来啦。洗手去吧。”

总是这老一套，除了擦脚就是洗手。也不知哪里学来的这种派头，不中不西的。咱家并非什么大户人家，更不是清廷的遗少，穷讲究倒是一串一串的。比如饭前不吃冷饮啦，吃了冷饮不吃柿子啦，吃了柿子不吃螃蟹啦，等等等等。一听就没胃口了。这年月，有柿子有螃蟹吃就不错了，还挑剔啥呢？

原来还有个毛病，爸爸不回家，即使饭冷了菜黄了也不开饭。我懂先吃和后吃为什么就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道理。我忍着，一直忍到十六岁，再也忍不下去啦。有天，我硬是先吃了，看妈能把我的碗给砸了。砸就砸吧，砸了也是她的，我怎么都不吃亏。可是，居然平静得出奇，妈妈只是叹了口气（顺便说一句，她年纪越大，气叹得越长）：

“吃吧吃吧，唉……”

随后，她让妹妹也吃了。我出的力，让她白捡了便宜。

我的吃饭速度惊人，只要饭桌上没有特别稀罕的菜，我总在五分钟之内离去。为这种显然不合卫生的举止，母亲念叨过多次。她到死都不会猜透，我之所以拼命快吃，为的是不听那些与我有关的议论。

“今天你考得如何……”

“小便验过了么……”

“还要努力呵……”

这显然是存心不让我吃下去了。有时，妹妹也会趁火打劫：

“今天，那个女同学又来找过你了……”

我知道，这下准完了。有幸有个二十来岁儿子的父母，最听不得“女”字。本来，我也可据实说明，所谓的“女同学”是个机器人式的班长，她找来是因为我今天少上了一节代数课，当时的理由是肚子

疼，真正的理由是去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展。爸爸虽然不是个博学的美术爱好者，想必对意大利也知道一二，并对《蒙娜丽莎》不抱偏见。可我懒得辩白，说那么一长串故事叫人心烦。他们要是愿意以为点什么的话，为什么偏叫他们不以为？再说句不肖的话，看着他们着急的样子，也挺好玩的。他们恨不得把我放到分子筛下仔细过滤，却又装出并不想知道的神情，好玩就好玩在这里。看着大人装假实在是一件非常叫人感到趣味的事。不过，既然他们似乎不想知道，我也就不必送上去请他们知道啦。

我走到录音机前，并且戴上耳机，对不起啦。

我说的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，那时候，不管怎么讨厌学校，我毕竟还是个注册的学生。我对自己的今后有过许多愚不可及的幻想。想了许许多多，就是没想到在家待业。我的待业生涯实际上是从爬黄山开始的。高考结束后，为了犒劳他们的宝贝儿子，父母让我上了黄山。还没等我下山，他们就东托人西打听地知道我的考分了。那钱花得冤啦。

没有人知道，我爬上天都峰的时候，想的是要是有一个跟斗栽下去会怎样。我很想试试。可惜，有人想拍照，把我推开了。其实，栽下去又会怎样呢，不是也很庸俗么？我自己都觉得奇怪，这样的结局是自己找来的，这是考场英雄的必然下场。如今，目标达到了，希望成了现实，大学已去他妈的，可是，没有激动，没有喜悦。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。也许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？孙悟空大闹天空？我说不上来。于是，我说不出的心烦。

而今，又该去当学生了。虽说是低了一截的，毕竟有点事儿让你干干了。何况，又有了新朋友，什么柯达、富士的，叫起来爽口，想到这些，我又高兴了。我真的充满了愉快，自信，希望。要知道，我从来不是什么悲观主义者呵。

几天后，晚饭的饭桌上，我破例吃得很慢。我告诉父母，那种装装门面的人入学考试已经对付过去了。

妈妈追问：“考上了？考多少分？”

唉，考上就考上了，考得再好也不过及格。这就像安慰赛，还分什么名次吗？我很想把这层意思对妈妈说，用来稍稍卖弄一下近来大有长进的口才。不，还是不说为妙。我不笨，我知道为了下面实质性谈话，少去惹事的好。

“考上就行，努努力，再有一年你就是大学生了……”爸爸像对男子汉一样拍拍我的肩头。

我赶紧低下头数数。

“好好学，不要被你妹妹看笑话……”

算啦，笑话这会儿就看上啦。什么“努努力”、“好好学”，像东洋人在说话，全他妈的鬼话！说真的，爸爸，我又要白吃五年饭啦，至少五年。真对不起。你都被我吃瘦了。不过，你的饭确实不是那么好吃的，不光要让你的巴掌大起大落地拍着我的肩膀，还要听你的日本式教诲。我听烦啦，听厌啦，你想不到吧。你就看见我低着头，还以为我有了良心发现，在忏悔自己的罪孽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你这才叫做梦呢。你没看见，我的嘴在蠕动，并非什么低头认罪的意思，而是数他妈的数，从一数到五十。你不知道，我立刻就会要求你了。你更不会知道，我比你还看不起自己，因为我就要来求你了，因为我只能求你。

“爸爸，”我叫他，这个家他说了算。“爸爸。”

他转过身，非常亲切地看着我。他没别的能耐，就会这一手。

“爸爸，我想住到学校去。”

“复习班还有住读的？”

“有的，”我说得非常诚恳（我也来一手给他瞧瞧），“不过，住在学校边上，是乡下人的房子。”

“那不行。”

我像没听见他的拒绝，继续说下去。我要么不提，既然提了，我一定要办到。

“那绝对不行！”

“那房子离教室才五分钟路。从家到学校要一个多小时。”

“坐车吧，我给你买月票。”

“不过，住在学校边上也有不好，”我还得撑一下，“要在学校吃三顿饭，还要交一点房租。我大了，不该再花家里许多钱。”

我看见父亲的眼睛动了一下，我知道有希望了。他虽然挣的不怎么多，但听不得“钱”字。好啊，爸爸，现在既然说到了钱，你就是打肿了脸也充一下胖子吧。是吗，爸爸？

“好吧，去就去吧。不过……”

不过，我不想再听了。

3

一般地说，前进道路上总是会有点困难的。俗话说，困难不算啥，困不死小伙子。这话说得在理。

我是由妈妈送到学校的，她为此请了一天事假。一路上，我几次想打发她回去，甚至用革命纪律与工作态度来启发她，她仍执迷不悟。当然，我知道她是好心，老妈妈式的好心。我很不想让人看到我和她背着被褥提着网兜的模样。不是嫌她太土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再土也是母亲，这个道理我太懂了，何况我母亲一点儿都不土，还有人说她是我姐姐哩。我怕的是那种，那种我也说不清楚的意思。反正，我觉得自己像上托儿所似的，小脸红扑扑的，指甲剪得整整齐齐，胸前还别块花手绢呢。这像话么？母亲是一种象征，我尚未成年的象征。这种感觉非常不利于我心理的健康成长。她难道还指望我重新钻到她的翅膀底下么？

我说了，虽然我屡次请母亲中途回府，她并没有照办。她将我送上那条泥路，送到那间破房子里。进门后，妈妈显然觉得太亏待她儿子，她抬头看看，低头看看，看得脸沉了下来。按她的心思，一定想叫我跟她回去。但是，办不到啦，亲爱的老妈妈，我好不容易出来，能跟你回去么？

我站直了，对母亲说了一通“苦不苦，想想红军二万五”一类的豪言壮语。看来传统生效了，妈妈被我说动，到走都没提让我回去的

事。见她要走，我连忙扫地，擦窗，铺床，挂蚊帐。我得做个样儿给她看看，好让她回去向父亲汇报。

妈妈拿出饼干听后终于走了。我去送客，一直送到车站。我欢迎她有空来玩。汽车开走了，我甩了甩胳膊。好啦，我自由了。

“自由啦——”

晚饭前，人都到齐了。按我们共和国惯例，我们选举富士为本寨寨主。没有人提出异议，连富士自己都没有。选举完毕，我们拿出各人的储备粮，欢天喜地地开了个茶话会，一直到饼干听个个朝天。妈妈要是在一边，不知作何感想。

现在，用不着去猜她怎么想了。

从蚊帐放下经过熄灯到终于统统住嘴的三个小时里，我们想到什么就谈什么，谈得别提多畅快了。不过，谈着谈着，毛病也出来了。这些事，一直到隔了很久之后仍叫我痛心不止。

首先跳出来败坏气氛的是阿克发，他在大吃了一顿食品后慨然宣告，他是逃出来的。他曾循规蹈矩地向父亲提出申请，父亲的回答是伸伸炼钢工人的胳膊。面对如此茁壮的胳膊，瘦弱的阿克发只好逃之夭夭，不过，他留了条子，声明不是上武当或者少林。

依富士的估算，阿克发挨不到天明，准被那条胳膊一把揪回。柯达当即表示，如果用得上弟兄我的话，四个对付他一个总还是有把握的，将老汉捆起来送官。阿克发连忙表示用不着这样。父亲如果追来，他甘愿被擒拿回家。不过，他还是要逃的。再逃就怕真的逃上武当山了。

我们深深地为他的不幸而哀痛，阿克发换了一种语气，说父亲不会追来的，他爱儿子没爱到追来的份上。

不过，我们的主流还是健康的。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，都承蒙家长恩准。这是很值得高兴的。虽然我常常觉得无聊，但并没有在家中惹事生非的雅兴。我想他们也不会有。这说到底是一个感情问题。当然，也牵扯到别的一些因素，比如，挑衅的实力。挑衅是要实力的，没有实力叫找死。我们谁都不想找死。